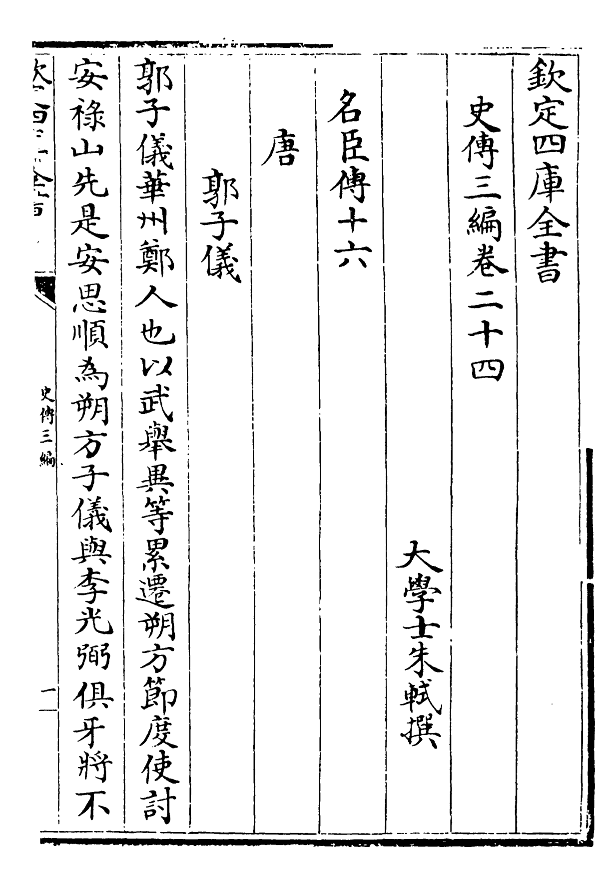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二十四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十六

唐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鄭人也以武舉異等累遷朔方節度使討安祿山先是安思順為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牙將不

相能及代思順光弼入見曰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堂抱而泣曰今國亂主危豈懷私忿時耶執手相持而拜因率軍東討收静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敗高秀巖于河曲遂收雲中馬邑引兵下井陘與光弼合破史思明衆數萬平藁城破趙郡又破之于沙河祿山益出精兵戰戰未決戮一將以徇復大破之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復乘其倦與光弼僕固懷恩等蹙之嘉山斬獲六萬思明奔博陵于是河北諸郡皆斬賊守迎王師

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帝出奔蜀肅宗即位靈武詔子儀班師乃帥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子儀至國威始振人有興復之望焉拜子儀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仍總節度賊將阿史那從禮誘河曲九姓六州諸部數萬迫行在子儀與回紇葛邏支擊敗之河曲遂平至德二年大破崔乾祐于潼關乾祐退保蒲津又攻蒲津平之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擾安祿山死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與

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收合餘衆保武功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復長安與賊將李歸仁大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棄城走翼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遣嚴莊悉衆十萬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子儀以軍横貫其營李嗣業率回紇從後夾擊大敗之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于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帝入長安遣

使迎上皇子儀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復朝京師進中書令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不立元帥子儀收復衛州執賊安慶和斬首四萬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于思明思明至會大風拔木跬步不相物色諸節度潰還子儀獨全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故敗為魚朝恩所譖召子

儀還以光弼代領朔方兵思明再陷河洛西蕃擾畿輔朝廷旰食復以子儀為諸道兵馬都統以兵趨范陽朝恩又沮解之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亂戕鄧景山乃復以子儀為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得見子儀固請乃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辛雲景聞之亦殺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

代宗立程元振用事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裒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復自陳訴帝優詔答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史朝義尚盜洛欲使副雍王東討朝恩元振交訾而止久之梁崇義據襄州叛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邉拜子儀為關内副元帥鎮咸陽時罷歸已久部曲離散建承詔麾下纔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蕃兵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帝走幸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

卒數千泣諭將士共雪國恥皆感激思奮帝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敵亦不敢東向帝許之會張知節迎子儀于洛南乃遣知節率烏崇福長孫全緒為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讙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于是吐蕃夜潰遂遣李忠義屯苑中王仲昇守朝堂斬射生將王撫以徇破賊書聞命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天子出走天下皆咎元振元振懼說帝都洛陽已可其計子

儀奏請還都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秦漢所以成帝業也故高祖入關定天下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憑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畧夫六軍皆市井人竊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而無一前又宦寺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地之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

埃罍盡震服不滿千戶千里蕭條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陛下意者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乃還長安既見子儀謂用御晚故至此因賜鐵券

圖形凌煙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反詔子儀為副元帥
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
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懷恩走雲州復誘吐
蕃回紇數十萬衆入寇朝廷震恐詔子儀屯奉天召問
方畧子儀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
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
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至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容
兵深入利于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

令敢言戰者斬堅壁數日果不戰而遁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遂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入朝進尚書令以太宗嘗為此官固辭不受永泰元年懷恩盡誘吐蕃回紇党項羗渾奴剌等三十萬衆掠涇邠躪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名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圍已合子儀命諸将嚴設守備而不戰時懷恩暴疾死回紇吐蕃爭長不相

睦子儀使李光瓚說回紇共擊吐蕃回紇曰令公在此乎紿我耳若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遂挺身往說之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陣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

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甚便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悞負公誠深請為公盡力以謝過子儀命取酒與其酋長共飲申盟誓諸酋皆大喜曰向者巫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吐蕃知其謀夜遁遣白元光合

回紇衆追之俘斬六萬盡還所掠士女入朝加實封二百户復還河中大歷二年吐蕃寇涇州詔屯涇陽敗之于靈州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屯奉天又擊敗之議者以吐蕃數為寇馬璘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節度使屯邠州德宗嗣位詔還朝賜號尚父加太尉中書令實封二千户建中二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陪葬建陵謚忠武配享代宗廟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每降城下邑所至輒得人士心遭幸臣魚朝

恩程元振短毀無纎毫顧望握兵處外聞詔命即日就道故讒間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子儀入朝中外大懼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卒殘人墓今及此乃天譴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于公將士請衷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語以所聞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遣使至承

嗣西望再拜謂使者曰此膝不屈于人久矣李靈耀據
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絶獨子儀封幣道其境不敢留
即持兵衛送麾下李懷光渾瑊等宿將數十皆王侯貴
重子儀頤指進退如家人然代宗呼為大臣而不名天
下以其身為安危者二十餘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
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
已富貴壽考終始哀榮人臣之道無闕焉子曜盱睎朏
晤曖曙映而四以才顯

論曰子儀一生惟忠與誠而已功蓋唐室而主不疑權傾天下而衆不嫉忠誠之所感也在易中孚可化豚魚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于回紇魚朝恩等見之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開元初封薊國公光弼幼持節行讀書執禮父憂終喪不入妻室祿山之亂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河東節度副使

領朔方兵救常山次真定常山民兵執安思義降光弼不殺時顔杲卿死後郡爲戰區露胔蔽野光弼酹而哭之出爲賊幽閉者恤其家民心大悅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等攻饒陽光弼用思義計按軍入守復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因東出井陘與子儀合擊思明大敗走趙郡立節戰死希德走鉅鹿遂收槀城等十餘縣進攻趙郡拔之又與子儀擊之嘉山大破之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授戶部尚書

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監軍御史崔衆以前使王承業軍政弛謬每狎侮之至是詔以兵付光弼衆慢易如舊不即付兵光弼收衆將斬之會使者至除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當斬今但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遂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等引兵十萬攻太原時城中卒不滿萬衆議培城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興役是先自困也乃撤屋為櫑石車飛礮擊賊死傷十二復穿地道迎之思

明梯衝出近城輒陷賊安城下令倡優詈侮光弼遣人
從地道中曳其足入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從營稍遠
光弼偽約降而潛穿賊營地為溝榰以木至期勒軍城
上遣將將數千人出若送款者俄而賊營忽陷因鼓譟
突騎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還留希德圍守又擊敗之
斬首七萬亦遁去又收清夷橫野等軍擒李弘義以歸
晉司空封鄭國公乾元元年代子儀為朔方節度副元
帥兵馬使張用濟憚其嚴有異議光弼俟其入謁斬之

轅門諸將懾伏次汴州聞許叔冀降思明乘勝西嚮乃如東京留守韋陟請退保潼關光弼曰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遂檄河南尹率吏民避賊而自悉軍趨河陽衆二萬纔十日糧與士卒均甘苦賊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河陽使驍將劉龍仙嫚罵挑戰光弼遣白孝德以騎五十馳之孝德擁二矛策馬亂流而渡瞋目大呼斬龍仙首以還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浴于

河南光弼索軍中壯馬五百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悉浮渡河盡驅入域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置長竿承以巨木裹鐵义竿上以迎船遇义不能進須臾自焚盡光弼與戰中潬西大破之南城守將李抱玉出奇兵敗賊師周摯摯復攻中潬光弼使荔非元禮擊敗之摯併兵與安太清攻北城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鋭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及期未決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

當之自以刀納韡中有決死之志執大旗令望吾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既而廷玉軍不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怯也命易馬僕固懷恩小却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三軍齊奮斬俘人馬數萬思明大敗遁去擒徐璜玉李秦授等太清走懷州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迎戰沁水上又破之光弼壁野水渡既夕潛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營令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必

來刼我若至勿與戰降則與偕來左右皆竊笑之是夜
日越果以鐵騎五百至知太尉已去謂其下曰我受命
云何今顧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
禮之表授特進右金吾大將軍暉聞之亦降皆如所料
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
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安太清楊希仲送京師已而思
明用諜間魚朝恩讒之帝使使者督戰光弼不得行已
意出次邙山懷恩不用命遂大敗懷州復陷朝義乘勝

畧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輿疾入徐州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寶應元年封臨淮郡王朝恩元振用事深忌光弼而元振疾之尤甚光弼懼不免及同平章事來瑱以譏死光弼愈懼不知所措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亦畏禍遷延不敢行由是諸將陰懷去就多不禀命恚忿成疾未幾卒年五十七謚武穆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事繼母孝與弟友愛時人稱

之

論曰先弼賢將也其用兵峻厲嚴肅料敵如神唐室中興厥功為鉅獨異其起戎行而能持節行讀書執禮以孝友著聞斯豈尋常將帥所可同年語歟使時無朝恩元振不以憂讒懼禍來晚節全鏡之埃則汾陽何以過焉

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少孤家貧事母謹甚性沉靜獨處

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淡如也第進士補太子正字
舉詞藻宏麗科擢右拾遺肅宗即位累遷中書舍人歷
禮部侍郎建議復古德行鄉舉里選孝廉力田等科罷
明經進士其意謂古之選士必取行實今進士試雜文
明經加帖括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誦帖括以
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
也請置孝廉科令縣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于
州刺史考試升之于省人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

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宰相以為明經進
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時論偉之俄遷吏部
精覈人物品裁清允天下服其公元載秉政忌綰望高
又孤立自守不肯一私謁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拜
為國子祭酒外示尊重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
士議益歸綰帝知自擢為太常卿以郊廟禮儀久廢藉
綰振起載敗拜平章事修國史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
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

每出入從騎數百即日省之止存十騎御史中丞崔寬第舍弘侈亟毀撤之綰奏罷諸州團練守捉使減觀察諸道判官員之半又言舊制刺史被代皆降魚書開元後威柄外移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自今刺史有不職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停及差人署攝帝善之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迫已乃薄京官俸于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奏增之又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祿廩使優狹相均始兵興從

權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既定元載王縉偷以為利因而不改故江淮大州月至千緡而山劍貧險止數十緡至是皆復其舊上下有叙法制初立代宗方虛心聽納釐補穿敝惟綰是恃而綰以疾辭位頻詔敦勉居旬日寖劇詔就中書療治未幾卒帝聞之驚悼謂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即日贈司徒詔百官會弔賻賵加等謚文簡綰性清儉車服樸古不治第宅不問產業生計祿廪分姻舊

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
聞其言輒愧止輔政未數月人心自化世以比東京楊
震云

論曰賢哉楊綰之相也白麻甫宣風俗已移雖郭子
儀諸公能貶已以成人之美要其清望儉德讋服人
心者深矣綰爲相僅三閱月釐革弊政已有可觀惜
天奪之速如代宗所云耳唐書贊其論議渾大雖古
王佐無以加非過譽也

崔祐甫

崔祐甫字詒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禮法閨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衮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衮輒駁異祐甫不為下會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衮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為其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

細必錄今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猫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為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儌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為害代宗異其言袞益不喜帝崩袞與禮官議天下吏民二十七日乃釋服祐甫以遺詔不可改爭之甚厲袞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不勝忿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為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多事宰相更直掌

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
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敕尾而不行宰
相事帝新即位衮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
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耶二人對不知帝怒以衮
為罔上即兩換職調衮河南少尹而拜祐甫同平章事
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丐塡委故官賞謬紊永
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劉塞公道
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常衮當國懲其斃凡奏

請一杜絶之惟文詞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馬及祐甫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甞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度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實帝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已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

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巳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巳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也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巳慙服時議者韙其謨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卒建中元年也年六十贈太傅謚文貞朱泚之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焉

論曰不知其人視其時德宗之初朝廷清明藩臣惕息奉職詔罷四方貢獻罷梨園禁天下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減常貢及服玩數十事中外皆悅淄青將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手自前後數十年未之有比也祐甫之輔佐蓋有力云惜天不祚唐作相不及二年而卒及盧杞秉政撫馭乖方四鎮稱王希烈狂悖稅間架除陌錢之虐政繼行以馴至涇原兵之禍君子謂崔盧之在德宗猶張九齡之與楊李也

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也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慨然有濟世志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摎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馬靈詧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偏將又從高仙芝討大食仙芝兵失利夜相失秀實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成軍而還又從封常清討大勃律與戰

勝之常清遂北秀實曰賊出羸師誘我也請大索悉得其伏僭馬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聽梁宰謀欲逗留觀變秀實責之曰公嘗自稱大丈夫今天子有急乃欲晏然此誠兒女子耳嗣業因固請于宰遂出師以秀實為副嗣業為節度使表秀實為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署秀實知懐州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於愁思岡嗣業中流矢卒衆推荔非元禮

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即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
內親與將士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
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
恩信為士卒所服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為節度使秀實
凡三佐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秀實勸孝
德即日鼓行入援兵還薦為涇州刺史時郭子儀以副
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兵屯邠州軍士放
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以貨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

問白晝羣行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孕婦
孝德患之而不敢言秀實白州以狀白府顧計事至則
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
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自請補署都虞候晞軍士十七人
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悉斷首注槊
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躄者
一人持馬經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
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秀實曰尚書負

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籍籍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謝曰公幸敎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譁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為我設具食已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

駭旦日偕秀實至孝德所陳謝𨚗賴以安大歷元年馬璘代孝德為節度每處事或不當秀實固爭之璘怒甚秀實曰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置酒謝自是每事皆咨而後行璘城涇州表為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三年璘奉詔將從涇其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旣驟徙遂出怨言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日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名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童之不

果發明日復約夜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秀實申嚴警
備夜果火即下令曰敢救火者斬及旦收捕童之并其
黨八人皆斬以徇下令曰後從者族軍遂從無敢後者
久之璘有疾以秀實攝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
卒擇謹愿將馬頔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于堂宗
族位于庭將佐位于牙內士卒位于營次非其親不得
居喪側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
以軍法從事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別將史廷幹崔

珍等謀因喪作亂秀實遣廷幹入京師徙珍等于外軍府遂安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頴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封張掖郡王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以議不合改為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迎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刼之秀實與子弟訣曰吾當以死狥社稷矣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天子安得知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掃清宫室奉迎乘輿此不世

之功也沘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欲共誅泚會源休教泚追迫天子遣韓旻將鋭兵三千襲奉天秀實曰事急矣使靈岳竊取姚令言符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得符果還秀實謂海賓曰旻還吾等無遺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于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語及僭位秀實勃然起執休腕奪

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泚中額流血灑面匍匐而走賊衆未敢動海賓等卒無應者忠臣前衛泚泚得脫秀實知事不成乃大呼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靈岳明禮皆相繼見殺帝在奉天聞之自愧不能用秀實使盡其才垂涕悔恨秀實性清儉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姬媵賓佐至議軍政未嘗及私自涇州被名戒家人過岐無納贈遺泚致綾三百家人不能拒輦至都秀實

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置司農署之梁開死後泚取視封識宛然初白志貞所補禁兵多取市井富兒名在軍籍受給賜身居市廛為販鬻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從容為德宗言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帝不聽及亂召神策六軍無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贈太尉謚忠烈賜封户五百莊第各一區官諸子帝還都輟朝致祭表門閭親銘其墓

論曰朱泚赫然議稱帝不虞秀實之唾其面擊其頭破裂衣流血濺地匍匐而走此千古一大快也事雖不濟死已重於泰山胡氏猶以未盡善惜之過矣不計利害不計成敗乃為忠臣存一毫顧慮之心隳天下忠義之氣豈少哉秀實才可大用觀其責嗣業服郭晞處置從涇諸將士精神智量曠世有幾歷事四朝不得一竟其用所可惜者在此不在彼

李泌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也七歳知為文開元十六年以童子真俶薦名之帝與張説觀奕使賦方圓動靜説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悦賜束帛還家勑善視養之張九齡尤奬愛泌一日言嚴挺之太苦勁蕭誠軟美可喜泌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呼為小友及長博學善屬文尤

工于詩以王佐自負操尚不羈耻隨常格仕進遨遊嵩華終南間天寶間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使供奉東宫皇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之斥置蘄春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陳天下成敗之幾帝大悅延至卧内事無大小皆咨之欲以為相泌辭曰陛下待以賔友則貴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帝乃止建寧王倓有才畧上欲以為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可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冢嗣何必元帥泌曰天下

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不以
為儲副得耶乃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帝與泌
出行車軍士指曰衣黄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謂
泌且衣紫袍以絶羣疑泌不得已受之帝笑曰既服此
豈可無名稱拜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非敢相
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髙志帝以在東宫時數為
李林甫搆譖勑諸將克長安日掘冢焚骨泌諫以天子
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且上皇春秋髙聞陛下録故怨

將內慙不懌萬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所掠子女金幣悉送范陽豈有定四海之志耶不出二年天下無寇矣陛下無欲速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縶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賊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

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四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泌曰今取兩京亦必得然賊再强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休兵秣馬伺官軍去

復來此危道也帝不聽帝以張良娣上皇所念欲使正位中宮泌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間耳良娣由是惡泌至德二載又欲立廣平為太子泌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耶宦官李輔國與張良娣相表裏建寧王倓惡之數于帝前詆二人罪二人譖倓恨不得元帥謀害廣平王帝怒賜倓死于

是俶及泌皆内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事乎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二京平奏迎上皇帝名泌謂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如此上皇不來矣帝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帝曰奈何泌曰今請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促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帝即使泌草表遣使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

請復為閒人帝曰朕與先生同憂患今方同樂柰何遽
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于死上曰
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蚤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
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帝曰卿且眠異
日議之泌曰陛下今就臣臥榻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
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疑朕至此
豈朕而辦殺卿耶泌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求去若
旣辦臣安得言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

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帝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帝曰建寧欲害其兄謀繼嗣朕不得已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帝泣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酖太子弘立次子賢賢亦廢死嘗作黄臺瓜

詞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勿再摘帝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泌復請還山帝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至言上皇初得表曰當與我劒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羣臣表至乃大喜曰吾今方得為天子父定行日帝名泌告之曰皆卿力也踰月泌復請不已乃聽歸衡山代宗立復召至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為娶妻

元載惡不附已出為江西判官載誅詔還復為常袞所忌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帝以河中為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竄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時蝗旱議者欲赦懷光泌破一桐葉以進言陛下與懷光不可復合如此葉初帝發吐蕃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及泚誅欲如約泌言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

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何功之有帝乃止議者言韓滉聞車駕在外聚兵修石頭城蓄異志帝疑之泌曰滉公忠貢獻不絶所以修城為迎扈之備耳彼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毁臣敢保其無他帝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郎不敢歸省以此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于帝曰臣上章非私于滉乃為朝廷今天下旱

蝗關中斗米千錢而江東豐稔願陛下蚤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省令滉感激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帝從之滉感悅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陳少游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帝謂泌曰滉乃能化少游貢米耶泌曰豈惟少游諸道將爭入貢矣貞元元年陝虢軍亂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張勸謀與懷光合帝謂泌曰若蒲陜連屯則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絶不得不煩卿一行乃以泌為都防禦轉運使使神策軍

送之泌言陝城三面懸絶攻之未可歲月下請以單騎往敕馬燧與臣同行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飢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督令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令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節矣抱暉衆聞之稍自安泌疾趨而前將佐不待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不得已亦出謁泌慰撫之餘人皆不問由是反側者自安泌召抱暉曰句汝餘生以事遣他往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泌始鑿山開運

道自集津至三門以便饟漕避砥柱之險録功加禮部
尚書三年拜平章事封鄴縣侯泌初視事與李晟等入
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
為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為讐李輔國元載令自斃
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
亦願與陛下約可乎帝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
臣李晟馬燧有大功于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
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怨反側恐中外之變復

生也帝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詞卿言是也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泌奏自變兩稅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榷率以為軍資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于法應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淪沒者罪之上

喜曰御策甚長然立法太寛恐所得無幾對曰寛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隱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天下之急而皆入于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帝曰善乃以元友直為諸道句勘兩稅錢帛使先是張延賞嘗罷天下吏員泌以為州縣可省吏員不可省因請復常員而罷冗官歲減用度是時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薄泌以為外太重内太輕乃隨官閒劇普增其俸為實參所沮不

能悉如所請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密奏叔明子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帝使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揺東宮者其延賞乎帝問何以知之泌具言二人隙故且云昇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郜國乃太子妃之母故欲以此陷之耳帝笑曰是也俄有告主淫亂且厭禱帝怒幽主禁中切責太子太子懼請離婚立召泌示廢立意且稱舒王賢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而欲立姪臣不敢以古事爭陛下今奉十宅諸叔若何

帝曰卿不愛家族耶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得不盡言
使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
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
臣子以姪為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帝亦泣
泌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
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帝曰建寧
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
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兹事臣當日臨

辭盡言肅宗亦悔而泣且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為誦黃臺瓜詞以防讒搆之端肅宗乃悔而泣帝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望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冤願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緒端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

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武惠妃譖太子瑛殺之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與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宫當自審

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間日名泌泣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臣報國足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帝慰喻不許初河隴没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阻絶皆仰給度支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前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

願者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禄為唐臣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隷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帝嘗從容論盧杞清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害顔真卿激李懐光叛賴陛下竄逐之不然亂何由弭帝曰楊炎以童子視朕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葢天命非杞所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君相造命不當言

命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用矣泌又極論壙騎六軍之弊勸帝復府兵帝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帝憂飢亂之後經費不充欲減戍卒泌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帝曰如何泌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以市之計十八萬疋可致牛六萬頭又命鑄農器糴麥種給邊軍耕荒田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

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寖多邊地居人少粟麥必賤帝曰府兵亦集如何泌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于其土不復思歸三年應代下令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不過數番則人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敝為富庶也帝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帝曰計將安

出泌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天竺雲南與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帝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悦並屯田之議不可故未敢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六久之回紇求和親帝不許泌乃申前說帝曰三事皆如卿言惟回紇不可許泌曰豈非陝州之耻耶帝曰然韋少華等以朕受辱而死朕豈能忘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為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耶

是後凡十五對帝皆不許泌又反覆極論之帝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皆對曰誠如泌言帝曰朕與之為怨久今往與和若拒我益恥笑泌曰臣以書與之約令稱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如約則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帝曰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泌曰其國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帝從之既而

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所約五事皆聽帝大喜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因與論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皆從之先是帝嘗謂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敕折税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江淮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帝猶數有宣索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

惆悵而不敢言四年六月薦處士陽城帝徵為諫議大夫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五年三月卒年六十八泌出入中禁事君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横大言時時讜論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説故為世所譏

論曰李泌一代名臣也尤善處人父子之閒留侯鄴侯異世同稱信哉泌謀甚忠功甚偉史氏以其好言神仙詭誕為時所輕屈矣泌歴事諸君未嘗以神仙

詭誕之説進德宗欲立白起廟泌曰臣聞國將興聽于人立廟祈禱將長巫風由是觀之泌何嘗好鬼道乎篤信黄老乃其學術之差漢唐以降聖學不明雖以泌之賢不免為異端所牽惑悲乎其無師儒也幸其惑止一身不以施之于國則其心之明猶不肯離乎正君子觀其忠貞事業焉可

史傳三編卷二十四

史傳三編卷二十五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十七

唐

陸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也年十八舉進士及第中博學宏詞調鄭尉罷歸刺史張鎰有重名一見奇之請為忘年

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謡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趨舍八計曰視戸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

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
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敎導三科曰茂異
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産以衰征料丁壯以
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
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
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
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名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
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今幽

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刼不能越軼此謂緩也希烈果于奔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以鄧襄掠獲之資東寇則䂓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寧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于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之地哥舒曜烏合也扞襄城方鋭之賊則守禦失于不足也今若還李

旡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承平日久武備寖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本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

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内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將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閒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揺而邦本固矣帝不能用其冬涇原兵過京師作亂朱泚反帝如奉天贄從幸時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日數十下皆出于贄贄若不經思操筆輒成皆周盡事情中窾會旁

吏承寫不及同列咸拱手嗟歎嘗與帝論致寇之由皆羣臣罪意指盧杞也帝護杞因曰此天命非由人事贄上疏言陛下四征不庭兵連禍結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天所視聽皆由于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自頃行討頗頻刑網稍密

物力耗竭人心驚駭果如所虞非關天命臣聞理或生
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
亂失守之事則旣往不可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
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帝又問當今切務贄言當今急
務在于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
惡者陛下先去之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
為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
在乎得衆得衆之本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

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于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于人人必恱而奉上矣是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近者畏懾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于變亂將

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之所睹驗往時之所聞則事之通塞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因勸帝使羣臣參日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于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則詞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于接納也贄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

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于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為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葢以為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日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無

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安能禁之勿傳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詞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于佞詞上耻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明必億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言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

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説不伸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于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不納則應之以悖令不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彰我之能從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帝頗采用其言會術者言國家戹運數鍾百六宜有所變更帝議加尊號贄曰尊號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謙冲況今喪亂九匪所宜若以屯難

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帝納其言但改興元年號下赦令贄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叛逆者回心喻旨帝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詞不得不盡乃為制曰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

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
己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于上而朕不悟
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
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靦面罪實在予自今
中外書奏不得言文武聖神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
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
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併所管
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緣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

念其舊勲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竊盜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税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人心大悦後李抱真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帝于行宫設瓊林大盈二庫別貯貢物贄言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挠廢公

方藏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陛下絶甘輟食以啗功勞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散小儲成大儲捐小

寶固大寶也帝即命去其榜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密奏恐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帝遣贄詣懷光營宣慰贄還言賊泚勢窮援絶懷光乘勝芟剪易若摧枯而㓂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若不别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伏望即以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别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東分賊勢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無由起怨帝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贄復言晟軍既移二人孤弱可託言

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為掎角帝曰卿所料極善但懷光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不閱旬懷光果襲奪建徽惠元軍殺惠元行在震驚帝從幸梁供儲不豫道乏食民有獻瓜果者帝欲官之贄曰爵位須宜慎惜不可輕用賜以錢帛可也若授以官則彼突銛鋒忘軀命者必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視人如草木誰復肯為用哉帝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與俱山南道險

從官相失帝夜名贄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與千金久之乃至帝大喜太子以下皆賀贄素直諫忤帝盧杞雖貶帝心庇之贄極言杞奸邪至亂帝貌從心頗不悅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兼翰林學士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數遣使貢行在帝惡其為人皆不見欲以渾瑊代之贄奏楚琳罪固大但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宜厚加撫循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孰免疑畏帝悟召

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又欲加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功臣贄奏言宮官具僚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有難則當之何定之云今乃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上又問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奸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阬秦卒防虞已甚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

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藎者憂于見疑著勳業者懼于不容懷反側者迫于及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顧陛下以覆轍為戒天下幸甚帝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贄極言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彼若不

歸賊終不滅帝曰卿言甚善然晟瑊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為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悦智勇得伸头京師平帝命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内人贄諫曰今大難甫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葢事有先後義有重輕宜遣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飭郊丘展禋祀之

禮申告謝之儀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若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私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中使求之帝發梁州問令至鳳翔諸軍甚盛可遣人代李楚琳贄曰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治理則不誠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結四海之疑不如俟到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河中平上問贄令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布旨生事之人請乘勝

討淮西李希烈必誘諭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兵息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是則四方負罪者自疑河朔青齊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流涕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今叛帥草靣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覸陛

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内則無詞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郡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類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

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越明年希烈將陳僊奇果殺希烈以降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贄遠甚皆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為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除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舍人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為相竇參深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于進士中得人最多為唐代第一明年參黜乃拜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既相益以天下為己任面論敷奏不遺餘力帝自貞元後懲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復參詰乃得下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今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然而

課責嚴進退速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帝
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每嵗集人其後遂
三年一選選人稽壅案牒叢淆偽冒混真吏因得大為
奸弊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缺者或累嵗不補
贄乃請以内外員為三分每嵗計闕集人檢柅吏奸天
下便之贄又言于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
宜故也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
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

寇至方從申覆比衆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此措置
失當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
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纖嗇不時斂藏遂
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
此蓄斂乖宜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
斗米之言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
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嗇用貨泉
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運彼所

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

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户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絺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户部錢詔行其策邊備寖充時與趙憬盧邁賈耽同相上嘗使人問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蕭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

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奏曰昨臣所奏唯慓得聞陛下委曲防護是于心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古者爵人于朝刑人于市唯恐衆之不睹事之不彰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于中傷懼于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

明言責辱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彼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絶其意乎至是懔反疑贄排己與有隙贄又嘗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遥制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

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冦至則人自為戰時
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
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減姦濫虛浮之費以
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
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疆場寧謐矣帝不能盡
用心甚重之又以郊赦寵謫者未霑恩擬三狀以進奏
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
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人知復用誰不增

修如其貶黜長從擯棄舍悽念亂或起于兹矣帝性猜忌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諫曰明王不以詞盡人不以意選士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付任逾涯以一事違忤為咎而罪責過當則職司之内無成功矣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庸調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人無摇心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更舊法以為兩稅但取大歷中一年科

率最多者以爲定數唯以資産爲宗不以丁身爲本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實而樹居産者每困于徵求又大歴中供軍進奉既收入兩稅今于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穀帛爲額不專以錢穀定稅其三論長吏以增戶減稅闢田爲課績其四論稅限廹促請更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于公稅請爲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初竇參

惡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巽爲湖南觀察使奏參交結藩鎮受汴州節度劉士寧賂遺帝怒欲殺參贄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爲詞參于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葢惜典刑有濫耳乃貶參驩州司馬帝又欲理其親黨籍其家貲皆以贄切諫而止時宦官恨參尤深日謗毀竟賜死於路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帝許之又復欲用裴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寛假則容奸

延齡誕妄小人不可用弗聽俄而延齡姦佞天下皆嫉怨以得幸天子莫敢言贄復上書若諫帝不懌延齡謀去贄譖毀百端十年罷爲太子賓客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于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煽軍人也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奏乃貶忠州别駕順宗立名還詔未至而卒年五十二謚曰宣平生榷古揚今絜情度物敷之爲文誥俾狡猾者嚮風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論思獻納興利除害吏事巨細酌量精絕則

有奏草七卷其在相位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內格君心外圖治要將以致久安長治又有中書奏議七卷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得幸于天子歌詩宴遊朝夕侍從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于贄議者謂興元勘難之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天子常以行輩呼爲陸九而不名解衣推食同列莫敢望及輔政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所言悉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

他邱乎居忠州十餘年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
敢著書地苦瘴癘祇為古今集驗方五十卷示鄉人云
其奏議至今傳

論曰若贄者乃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也剛直
如魏徵而性行較醇方正如宋璟而謀畧更優指陳
時政洞若觀火皆本仁祖義而出之昏佞漆膠正直
不容貶竄在外十餘年以歿何竟忘奉天被圍梁州
再幸時也贄之自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所

學者學學為忠與孝也學為明理而察物也學為理國而安民也若贄者始可以言學矣贄不負德宗而德宗負贄悲夫

陽城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徙陜州夏縣世為宦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院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無所不通登進士第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行從學者踵相接閭里感化爭訟不之官詣城決之李泌為相

舉爲諫議大夫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謂城興草茅
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
言事細碎帝厭苦而城聞得失且熟久之無一言韓愈
作諍臣論以譏城方與弟晝夜痛飲若爲弗聞也者客
或造之欲有詞城揣知其意輒强以酒或時醉卧客懷
中不能聽客語居位八年人莫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讒
毁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無敢言城聞而起曰吾
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而信用姦人即率拾

遣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肽帝大怒名宰相將加城罪太子為開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趨往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連呼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于廷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

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罷沉酗不率教者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有薛約者狂而直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城飲食之吏迹捕得于其家城步出郊外涕泣與别帝惡城黨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二百餘人詣闕請留守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至道州以家人禮待吏民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州産侏儒故事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曰州民盡短不知何者可

以充貢自是罷州人感其德生子以陽名賦税不登觀察使數誚讓會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怪城不出迎以問吏曰剌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自囚于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獄謁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固不敢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横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以往中道而逃順宗立召城還詔下

則卒矣年七十贈散騎常侍

論曰城固世所稱孝友者兄弟皆不娶無子友則愚孝則未也為諫官八年納忠止此一日厥口亦太愼重然陸贄死生延齡相否有關于唐室甚大讜論一揚邪氛立觧可謂不負此官矣其教國子治道州又何其温温然純德君子也

李晟 子愬附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也幼孤奉母孝年十八從王

忠嗣擊吐蕃以萬人敵著名又從高昇擊叛羌連破之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間擊黨項有功授持進試太常卿大歷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擊之晟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而還加開府儀同三司俄充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德宗立吐蕃寇劍南蜀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等三

城絶大渡河斬獲千級吐蕃遁去建中二年與馬燧李抱真合兵攻田悅斬楊朝光乘氷渡洺水破之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和解之燧與抱真相歡晟乃建言宜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武俊等當捨趙自救于是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詔晟赴難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為重數止晟無西晟涕泣以子憑約婚為質解玉帶良馬遺孝忠言天子

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必死乃已即踰飛狐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晟斬之以數騎入壁併將其軍由是兵勢益振李懷光軍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請合兵有詔從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壁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惡之遷延有異志晟說以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宜速進兵懷光不納甫至都城軍多搶掠忌晟整戢分遺所獲以涸之晟軍不敢受懷光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欲

以激怒軍士且使晟自削其軍則士必怨之晟不為動懷光計塞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但以伺賊隙為言卒不出晟見懷光逆跡已露懼為所并奏請移軍東渭橋且言當先變制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為洋利劒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不報及懷光反帝奔梁州道隘乏食乃歎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致也因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否瑊曰晟秉義挺忠崒然不可奪臣策之

必破賊帝乃安即詔進晟平章事晟受命拜泣以收復京師為已任乃繕甲兵治陴隍自念孤軍當賊衝恐二盜合而軋已卑詞厚禮致誠於懷光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又使張彧假京兆尹多署吏調畿内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豪傑也因歔欷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時朱泚盜京城懷光圖反噬河朔僭位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

內無資糧外無應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于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韓游瓌悉舉奉天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欲引軍襲晟其下不應又懼為晟所襲乃奔河中帝欲西幸晟奏請駐蹕梁漢以係天下望詔加晟諸道兵馬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欵壁門告

曰公等家屬皆無恙晟怒曰汝敢為賊間立斬之時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晟與軍士同甘苦終無攜怨五月三日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拔外城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民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宜直擊之披其心腹庶可保安宫闕無擾坊市乃檄諸軍並進壁光泰門賊將張庭芝李希倩來戰晟縱兵鏖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尸相藉餘衆走白華咸大哭終夜

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不許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隤苑牆二百步為道賊樹栅斷之晟怒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拔栅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奔潰諸軍分道並入賊將姚令言及庭芝希倩殊死鬬晟令唐良臣等以步騎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令左右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畧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使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元殿前舍

右金吾仗下令軍中曰五日内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司馬伷取賊馬皆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方知王師之入也明日晟屯安國寺斬賊將官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脇汙于賊者請以不死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宫禁祗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下羣臣拜賀咸言晟蕩掃兇慝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

鼓雖三代行師無以加帝曰天生李晟為社稷也拜司
徒中書令實封千户賜田宅園林女樂帝自為文紀功
勑皇太子書碑立東渭橋以示後世始晟屯渭橋熒惑
守歳久乃退府中皆賀晟曰天子野次人臣當力死勤
難安知天道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曏非相拒也吾聞五
星盈縮無常苟一夕復來守歳則軍心不戰自屈矣皆
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不恭命者因
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

原節度兼行營副元帥徙封西平郡王晟至鳳翔治殺張鎰者罪誅亂將王斌等十餘人又托行邊至涇治殺馮河清罪執田希鑒并其黨石奇等三十餘人悉伏誅晟嘗言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耳然士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寧有既耶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外使至召息曩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皆指目歆艷焉吐蕃君臣大懼尚結贊者善計

乃曰唐名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詞因燧請和以求盟欲因盟執瑊以要燧于是興兵踰隴岐不抄掠陽怒曰李令公召我來乃不牛酒犒我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又遣兵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晟入朝力奏不可時天子厭兵而張延賞當國密請解晟兵柄貞元三年進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越兩月吐蕃刼盟瑊僅以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明

年詔為晟立五廟與馬燧圖像凌烟閣九年卒年六十七謚忠武晟為人沉黙有所謀猷雖至親未嘗泄臨下明察凡治軍知某有何勞某有何長即厮養小善必記姓名惡朋黨篤分誼一本至誠嘗慕魏徵直言危行欲致太宗于堯舜李叔度以為此儒者事非勲德所宜晟曰君失詞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由是每進對必謇謇盡大臣節未嘗露于外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

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其眷遇始終無與比晟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愬聽皆歷官節度使愿檢校尚書左僕射憲以吏能顯聽以功封涼國公聽子琢亦拜尚書右僕射歷四鎮節度使惟愬獨有父風平淮蔡不戮一人智謀德量戰功皆第一

愬字元直憲宗討吳元濟為唐鄧節度使揣知新敗之後士卒憚戰詭言天子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拊循爾

曹戰非吾事也蔡人以愬名輕果易之愬沉鷙能推誠待士視傷痍疾病者存恤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有父母者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以故衆願效死凡賊中山川險易情偽愬一一知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攻下馬鞍山拔道口柵平青陵城禽其驍將丁士良愬不殺署為捉生將士良因說取吳秀琳禽其謀主陳光洽以獻秀琳遂舉文城柵降其將李憲有才畧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遂以其衆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彼謂

吾不來正可擊也克其外城遂引還賊孫獻忠來追衆將走愬下馬據匡床令曰退者斬衆決戰殺獻忠或勸取吳房愬曰取吳房則奔蔡併力固守不如存之以分其兵秀琳獻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愬候祐刈麥伏壯士禽之待以上客令佩刀出入帳下與李忠義皆屏人語至夜分軍中皆言二人不可近愬待之益厚諸軍譟云得賊牒祐為内應愬恐謗先達於上不及救乃持祐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吾二

人相知之深不能勝衆口耶械送祐于朝密奏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還愬愬署兵馬使或與同宿密語達曙募敢死士三千人自教之號為突將委祐統馬舊令舍諜者族愬除其禁使厚待之故諜者反效以情益盡知賊中虛實時李光顔戰數勝蔡精兵盡屯洄曲祐言其隙可乘愬乃遣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巳卯師夜起祐及忠義率突將三千人為前鋒愬將三千為中軍進誠以下軍殿東行六十里襲張柴殲其

戍敕士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援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時大雨雪凛風偃旗士裂膚馬皆縮慄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將士咸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奸計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行七十里夜半至懸弧城雪愈甚城旁皆鵞鶩池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

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歸索寒衣耳俄聞號令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拒戰愬計元濟且望救于洄曲訪洄曲將董重質家慰安之而以書召重質重質降愬攻牙城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待裴度度至愬櫜鞬迎道左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愬謁

蔡人聳觀事聞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封凉國公又使代
其兄愿帥武寧軍淄青平進平章事歷昭義魏博帥卒
年四十九贈太尉謚曰武
論曰晟平日戰功固已偉矣奉天播越慷慨勤王以
孤軍扼羣賊之吭無異委肉當餓虎之餵卒能克復
京師功存社稷則其忠義之氣有以感激乎人心非
尋常戰勝者比也兵克城而市不改肆則仁人君子
之師庶幾春秋所謂王事矣小心謹慎善保功名諸

子克家世所罕見若愬平蔡一役轟烈震讋克肖乃父與漢之周勃亞夫宋之曹彬曹瑋父子濟美為時宗臣近世以來不多見也

史傳三編卷二十五